

楊小樓評傳(五)

周志輔

旅美學人票界名宿周志輔老先生早年世居北平，清末民初所觀京朝名角頗多，對國劇造詣尤深。曾著有「京戲近百年瑣記」「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料」「近百年的京劇」等書凡十餘種，去年又完成「楊小樓評傳」由其長女公子周學良女士在美就原稿影印發行，茲承俞博生先生徵得周老先生同意，由本刊連載以饗國內讀者。

編者

反串趙康有段公案

楊小樓演法門寺的老生趙廉，雖然當初楊月樓以此稱拿手，但是在他還算初次反串，其排出此戲的原因，是有一樁可笑的公案。向來法門寺裏，花臉劉瑾衝着趙廉念「你這眼裏，還有皇上嗎？這話可又說回來了，你眼裏既然沒有皇上，還有咱家我嗎？」有一天，王長林飾賈桂，在侯喜瑞念完「還有皇上嗎？」的時候，他就在旁邊加了一句「沒啦，早就取了消啦！」這句雖不是老詞兒，但也不是王長林自己編出來的，是從民國以後，大家添上去的，小花臉以此抓眼，討個俏頭，王長林演此戲，也照這樣念過多少次，人們聽慣了，也從不覺得新鮮，那天適有清室某貴胄在包廂聽戲，他本來入民國後，銷聲匿跡，老實了許多年，也不敢惹是生非，那時正是曹錕當大總統，這位親貴與曹的親信勾搭上了，氣憤頓增，一聽王長林添的這句詞兒，頓時就沖沖大怒，罵將起來，說王長林曾在內廷供奉多年，不該用這種新詞，來挖苦清室，是忘恩負義，在包廂裏大鬧了一陣，還要傳知警察廳，從此不許王長林在北京演戲，經人勸解，那天的戲算是敷衍終

場。楊小樓第二天趕緊到這位親貴的府中代王長林求情，好說歹說的，並且應承由他自己反串一回這齣戲的趙廉，給這位親貴開開心，順順氣，才把這場風波給糊弄過去了。這天的反串法門寺，就是還那個愿，王長林當然照老規矩，不加詞兒了，楊小樓唱的那段西皮整板，也就是寥寥幾句，好在是說明反串，無非是逗個樂兒了事，可是楊小樓就從此多了這麼一齣反串的戲，以後還連演過好幾次。那天他雖然唱工甚少，但是仍以念白作工見長，如在劉公道家中，坐在硃砂井傍等候差役撈取人頭的時候，忽聽差役進前報道，「井裏還有死屍一口」，他登時顯得略為驚惶，念「啊，糊裏糊塗，打撈上來」，臉上接着表情嚴肅，足見他是在十分認真的做戲。

二月五日即甲子年正月初一夜戲，賈大元、吳彩霞合演硃砂痣，朱琴心、程繼仙合演鴻鸞禧，大軸英雄會，楊小樓飾黃三泰，錢金福飾寶爾敦，王長林飾楊香武。此戲係演黃三泰與寶爾敦在李家店比武故事，因此戲中無殺死人的情節，在武戲中實為罕見，尤其是黃三泰用「甩頭一子」，打倒了寶爾敦以後，家人來報，其子出生，由白馬李七侯代為取名「天霸」，更是喜事，

所以列為吉祥武戲，多半在元旦開臺時演唱。

六月二十八日夜戲，羣臣宴（楊寶忠）、花田錯（白牡丹，陳桐雲）、惡虎村（楊小樓，錢金福，許德義，王長林）。楊寶忠是花旦楊桂雲號朵仙之孫，花旦楊小朵之子，乳名大套，幼時出臺，取名「小小朵」，曾拜余叔岩為師。小朵晚年驟演，即為寶忠操琴，寶忠後來倒嗓不能唱，也改拉胡琴，拜錫子剛為師，先隨馬連良，繼隨言菊朋，最後隨其堂弟楊寶森。陳桐雲是綺春堂時小福晚年所收的徒弟，初習花旦，現在改了小生，白牡丹的花旦戲，許多齣是他教的。惡虎村在施公案裏，算是在八大拿之前的事情，楊小樓飾黃天霸，錢金福飾漢天鵬，許德義飾武天虬，王長林飾王樑。這齣戲也是重在走邊，出場四句詩，「仁義禮智信為高，身入公門為那條，不該貪圖凌烟表，祇為縣尊兩絕交。」連念帶做，不像尋常武生的十八拍，劈拍打的身上亂響，他是輕描淡寫，而處處合拍，乾淨漂亮，隨後念「……不在他莊，是兩全其美，若在他莊，啞……」顯出萬分無計可施的神情，接着念「……看陰風掃樹梢，月夜走荒郊……」手揮目送，腳底下有準兒，真是一絕。還有與漢武兩家爭吵的

時候，黃天霸將椅子斜立起來，一隻椅子腿着地，他手心按着椅子背的一角，用力一擰，椅子隨着轉個不停，這手活兒，在崑曲通天厚裏，青面虎在酒樓上，也有這麼一着。漢天雕本是架子花，武天虬是武花臉，從前黃潤甫常演漢天雕，錢金福則演武天虬。早年楊月樓在三慶班，俞菊笙在春台班，也都演過此戲，那時與楊月樓配演武的是黃潤甫、錢寶峯，與俞菊笙配演武的是高德祿、李壽山。還有一次演惡虎村的趣事，是在華樂園，郝壽臣與侯喜瑞陪着周瑞安唱惡虎村，他們二人分飾漢武，那時郝壽臣猶在摹倣黃三，侯喜瑞則是根本學黃三的，兩人在臺上念白，是一個味兒的，兩個黃三對着嘎嘎，真是令人笑不可抑。

六月二十九日夜戲，大軸寧武關，楊小樓飾周遇吉，錢金福飾一隻虎，王長林飾馬童。此戲出鐵冠圖，又名一門忠烈，綴白裘所收入別母，亂箭兩折即此。楊小樓這齣戲，是從姚增祿學的，出場唱「敗北非因畏敵狂，慮萱堂倚門凝望。」面部表現出忠孝不能兩全的心理，上壽時唱「小桃紅」，聲音淒慘，身段繁重，後面「撲火」時，翻身跪地，乾淨俐落，馬童念「請爺上馬」時，一聲「帶馬」，哽咽之音，與挑滑車念「抬槍帶馬」之雄壯，又各異其趣，中箭後鞭打一隻虎，身子之靈活，邊式好看，達到極點。

七月十九日夜戲，大軸戰皖城，楊小樓飾張繡，白牡丹飾鄒氏，錢金福飾典章，許德義飾許褚，王長林飾胡車。此戲為武生老生兩門抱，當年楊月樓、譚鑫培、俞菊笙均會演過，飾鄒氏者

以田桂鳳為最佳。楊小樓入宮當差，其戲目上即有此戲，想其在同慶班時，曾為譚鑫培配典章，觀摩之下，早有心得。其頭一場，在簾內一聲「回操」，就能得好，其後見曹操，幾段念白，全都爽脆無比。中間四句唱工，雖然平淡無奇，但是第二句「何方的小兵丁敢亂胡行」，第四句「此番面丞相要見機而行」，區區四句，即兩用行字押韻，他唱來不覺重複，即是揣摩到家。

與余叔岩再度合作

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，楊小樓與余叔岩再度合作，兩人合組雙勝社，花旦仍用白牡丹，青衣請出老伶工陳德霖（即是余叔岩的妻父），一月十四日頭天仍在開明戲院演夜戲，陳德霖演落花園，白牡丹演鴻鸞禧，楊小樓、余叔岩二人合演八大鏡。

二月七日雙勝社移入新明戲院演夜戲，楊小樓與余叔岩俱演雙齣，楊小樓先演惡虎村，倒第二是余叔岩、白牡丹合演烏龍院，大軸是楊小樓、余叔岩合演青山石，楊小樓飾關平，余叔岩飾呂祖，錢金福飾周倉，王長林飾王半仙，傅小山飾毛嘴子；那天帶「接劍斬狐」，是青山石裏多年不動的一場。關平的扮相，向來是勾油白花臉，在這齣戲裏，也是如此，自從俞菊笙唱了這齣戲的關平，起先還是勾臉，後來改為俊扮，完全歸為武生行的戲了。楊小樓做法乃師，當然不能例外，每次都是俊扮，前半齣看的是身段，後半齣看的是把子。這齣戲的關公，內行叫做「龕裏子」，是唱鎖呐，要以李順亭為第一，法商百代

公司曾灌有他的這齣戲唱片，在傳旨時念「關平、周倉」，二人各跑半個圓場，念一句「在」，對着神龕接旨，關公念「與吾降妖者」，二人接着念「大字」，走「雲步」，種種身段，美妙無比。等到關平念「周將，刀來」，周倉遞過刀，關平橫托着刀，周倉在身旁磨刀，掏翎子轉身，看的是架子。楊小樓與錢金福是多年的配搭，抬手動脚，全有準地方，兩人一舉一動，互相照應，交代清楚，可算一絕。楊小樓在年輕的時候，與錢金福二人照過這樣的一張相片，神采奕奕，此外二人還照過長坂坡的戲像，是趙雲要去尋找糜夫人與小主人的下落，被張飛抓住槍桿不放的那個情形，都好看極了，還有余玉琴與楊小樓合照的畫春園劇相，都是在相片右下角有「芝蘭照相」四個小字，像片的後面佈景，是照相館普通的幃幕，上面畫亭沼閣干，那是北京最早的一家照相館，後來上海徐慕雲編中國戲劇史，其中載有楊小樓這樣的戲照，註着是在大內照的，那是絕對的錯誤，沒有伶人敢在內廷拍戲照的。

這齣戲在起打以後，關平與武旦所飾的九尾玄狐有一場對刀，然後打幾場把子，就接着進陣擒妖，普通都是如此。呂祖由見過關帝以後，即不再上場。可是老路子要帶接劍斬狐，呂祖就得在武場過後，再上來，站在下場門的椅子上，懷抱寶劍，將周倉喚出，把劍遞給周倉，然後下場，算是交代完畢。此後即是武淨的累活，周倉也得要念大字、使身段，與毛嘴子逗弄半天，最後將毛嘴子刺死，還要使身段，亮相下場。那天是余叔岩的好友特煩，讓錢金福露一手多年未見的

絕活，叫余叔岩在後臺多等一會兒，先別卸裝，可就便宜了觀眾不鮮。

俞菊笙當年在恭王府堂會演青石山，自飾關平，由汪桂芬飾關公，錢寶峯飾周倉，朱文英飾九尾狐，劉七飾王半仙，王仙舟飾呂祖，而譚鑫培在同慶班時，也曾在大軸演過青石山的呂祖。這齣青石山，從前也有時叫做青石洞，在綴白裘裏，有兩齣梆子腔的「請師」「斬妖」，就與這齣戲的情節相彷彿，惟係由呂祖請灌口二郎神來捉妖，北京的雜曲裏有全本青石山，高陽崑腔班演此戲，即帶前面的「遊春遇妖」、「書房驚美」兩場，其實符的王半仙係唱高腔，而插科打諢則用蘇白，諒係沿用綴白裘的原詞，而後面擒妖，則已易為關聖及駕前二將矣。這個劉七，本是勝春奎科班出身，後來改習梆子，藝能極精，凡諸大堂會，無不願邀他配戲，於光緒十八年被挑進昇平署當差，在宮內以與侯俊山合演時多，這齣戲的王半仙，除了他就要數羅百歲了。

二月二十八日夜戲，陳德霖演戰蒲關，大軸戰皖城，余叔岩飾張繡，楊小樓飾典韋，錢金福飾許褚，白牡丹飾鄒氏，侯喜瑞飾曹操。楊小樓在同慶班時，曾為譚鑫培配過典韋，這個例子，是俞菊笙創始的，從前有一年俞菊笙與楊月樓同在恭王府唱堂會，用的是俞菊笙的春台班，楊月樓那時是三慶班主，算是外串，二人合演了一齣戰皖城，楊月樓飾張繡，俞菊笙飾典韋，高德祿飾許褚，田桂鳳飾鄒氏，慕鳳山飾曹操，所以楊小樓也能唱這個脚色是有傳授的。

四月二十六日夜戲，楊小樓先演賈家樓，余

叔岩與馮蕙林合演狀元譜，大軸初次演出新排的老戲摘繆會，由楊小樓飾唐猷，余叔岩飾楚莊王，白牡丹飾妃子，錢金福飾先蔑，王長林飾連尹襄老，此戲情節出東周列國志，元白仁甫早有楚莊王夜譚絕縵會雜劇，明人也有摘繆會傳奇，此次所排老本，係接清河橋之後，以葦由基破鬪越叔而設宴慶功，在筵前狂風一陣吹滅了燈燭，唐猷對於妃子暗施輕薄，妃子摘其盜縵，訴於莊王，莊王反命眾人皆取下盜縵，然後秉燭，以顧全唐猷的體面，唐猷由是感恩圖報，然來卒於陣前救了莊王。楚莊王為王帽老生，奎派老生俱有此戲，尤以許蔭棠為最擅長，他在恭王府堂會演此戲，特由陳德霖配妃子，陸杏林飾唐猷，高四保飾襄老，汪大升飾先蔑，譚鑫培命其子小培從許蔭棠習藝，即先學得此戲的楚莊王與趕三關的薛平貴。唐猷係武生小生兩門抱，王桂官最稱拿手，譚鑫培晚年以面龐瘦削，不肯演王帽戲，實則其中年在同慶班時，猶時常唱摘繆會，上天台一類的戲，而且在宮內戲目上，他也有摘繆會，就是由王桂官為配摘繆會中的唐猷。

六月二十八日夜戲，大軸係白牡丹排演全本大英杰烈，由楊小樓飾皇甫剛，此與當年在春秋配中為梅蘭芳配張衍行是一樣的情形，完全是為的提携後進，白牡丹由鐵弓緣開茶館起，後來真假皇甫剛會陣，比較春秋配又多些俏頭，但亦是祇演過此一次而已。

十月二日夜戲，陳德霖演彩樓配，余叔岩、荀慧生合演打漁殺家，楊小樓演落馬湖帶公堂，荀慧生由此次起，不用藝名白牡丹，改用真實姓

名，而余叔岩則由此次以後，放棄合作，雙勝社於是解體。

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楊小樓班改組為忠慶社，演戲地點仍在新明戲場，花旦還是荀慧生，老生換了高慶奎，一月一日夜戲，錢金福演蘆花蕩，高慶奎、荀慧生、吳彩霞合演探母回令，楊小樓、侯喜瑞、錢金福、王長林合演連環套帶盜鈞。高慶奎係丑角高四保的兒子，本來從賈麗川、賈洪林叔姪學戲，出臺以來，多充配角，有時為丑角跨刀，曾在雙慶社演過大軸，亦不久，此時居然擔任正工老生，從妓發跡，後來自己組班，紅了十年。吳彩霞的名字，初見於光緒二十餘年刻本「新刊菊臺集秀錄」裏面，在當時尚係後起的角兒，劉鴻昇於庚子後，由滬返京，改演老生，嗓音高亮，邀他配戲，兩人的調門差不多，頗受人歡迎，如今也算是老角，輪到他扮蕭太后了。

演黃天霸也是一絕

京戲連環套的黃天霸，也是老生武生兩門抱，早年楊月樓、譚鑫培、俞菊笙、黃月山都曾演過，所以後來余叔岩和高慶奎也援例一試。寶爾敦係架子的活，陪着他們唱的有慕鳳山、黃潤甫、金秀山、李連仲等人，錢金福、李壽山也偶爾一演，各有特長，不過譚鑫培在同慶班，總是用金秀山，楊小樓在後出四喜班時總是用黃潤甫。後來黃潤甫身故，就改用李連仲，李連仲以後，就時常由郝壽臣、侯喜瑞兩人換着配演。

楊小樓此戲，與長坂坡同樣最負盛名，拜山

一場，與寶爾敦的對白及唱工，為全戲精華，已經由百代、高亭、勝利、長城四家公司灌入唱片，固然有口皆碑，但是前幾場裏，如公館議事及長亭辭別施公的念唱，也都精彩絕倫，到京見彭公的通名報門，及跪着唸柬帖的口白，那份響亮脆生，足見「咬字兒」的工夫，還有下場謝彭公時，接連請三個安，既乾淨，又俏皮，而飾彭公的，要算李順亭首屈一指，在黃天霸請安時向前邁三步，彭公要向後退三步，同時三次「投袖」，恰好到下場門口，兩人做的嚴實合縫，真是好看到了極點。在假扮「販賣紅花紫草」的客商時，行到連環套的山前，由簾子裏頭的一聲「趨行者」，出臺一聲「穿山而過」，俱能博得彩聲。後部盜鈎，是武丑的活，德子杰以後，當然要以王長林為最佳。王長林的念白，遠出傅小山之上，在前面「議事」的一場，已極盡能事，盜鈎則是看武工夫，雖然傅小山以「走矮子」為拿手，但是有些地方，是不如王長林的。有一年，楊小樓在三慶園夜戲演連環套，王長林因為在別的班子裏有戲，趕不回來，貼出臨時告假條，臺下居然紛紛鼓噪，非要退票不可，好像他們都是專門來看朱光祖的，真是未之前聞，就是從前譚老板在同慶班，時常臨時回戲不露，也沒有人這種舉動，後來由楊小樓改演安天會與挑滑車兩齣重頭戲，纔算安靜下來。在楊小樓倒還沒有甚麼介意，而後臺老板劉硯芳則認為太下面子，就馬上把王長林給「下」了，一切武丑的戲，都歸傅小山替代，可是有一回演長坂坡，由傅小山飾曹營背劍大將軍夏侯恩，在與趙雲會陣時，趙雲一槍刺

來，他應當用兩隻馬蹄袖搭在趙雲的槍桿上，口裏嚷「哇呀呀」，他那天也不知怎麼用力過度，抓住趙雲的槍不放手，把槍桿都搬彎了，足見配角不合作是不行，於是趕緊又把王長林約了回來，否則有些戲就不能唱了。

施公其人清代官制

這齣連環套拿寶爾敦，也是施公在漕督任上的事，但是遠在八大拿之後。據施公案小說上說，黃天霸在隨着施公上漕督任的時候，是官居副將。這是帶兵的武職，所帶的是綠營兵，隸屬於各省的督撫。各省總督，大省就只管一省，小省則兼管兩省或三省，所謂兼圻重任。所帶的兵有若干營，其統兵之官，最高者為副將，即稱為督標中軍副將。各省巡撫，雖也是封疆大吏，但只管一省的地方，所帶的兵較總督為少，其統兵之官，最高者為參將，即稱為撫標中軍參將。總督是正二品，巡撫則是從二品，可是做到這個份兒上，大多數是迴翔有年，經過多少次慶典勞績，都已蒙賞給頭品頂戴了，這樣就要在官銜上寫明頭品頂戴的。其部下的武職官員，副將是從二品，參將是正三品，所以督標用副將，撫標用參將，要比督標低一級。漕運總督駐節在江蘇淮安府的清江浦，簡稱為漕督，當地人呼為漕臺，其官階與各省總督相同。在大清會典上，寫明是八省轉漕之糧，統以漕運總督。所以帶的兵將不少，多半駐紮在蘇北淮海一帶，在施公案小說上就說，施公在海州接見海州營參將，及到淮安，又接見漕標中軍各營統領淮安參將，俱都是黃天霸的

部下。黃天霸以擒賊立功，得到遇缺即補總兵官階，這是加銜，因為總兵是正二品，為副將應陞之階，所以在連環套戲中，黃天霸在彭公大堂前，報門時念：「鎮守海下，漕標副將，敝職總兵黃天霸，告進」。總兵的陞缺是提督，提督為從一品，所以做到總兵時，就可能得到記名提督，而做到提督的，就可能加兵部侍郎銜了。兵部侍郎是正二品，但是京官，而且是文職，所以用為提督的加銜。小說上說，黃天霸因為拿住寶爾敦得授淮揚鎮總兵遇缺即補提督，後來又實授了江南提督，雖然品級上高過總督，但是仍須聽漕督調遣，這就是清朝官制重文輕武的明證。提起施公來，根據清史列傳，他是平定臺灣得封靖海侯施琅之次子，施琅原是福建晉江人，以功改隸漢軍鑲黃旗下。施公名世綸，在康熙年間，做過揚州知府，後由順天府尹補授漕運總督。在清末光緒二十七年，貴陽陳夔龍也是由順天府尹陞漕運總督，在他所著的「夢蕉亭雜記」中，載着：「寧鄉劉忠誠公坤一，以軍功起家，歷任封疆垂三十年，惠政甚多。庚子拳匪之變，公適任兩江總督，倡議與滬上各國領事，互簽保護東南長江一帶之約，不動聲色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，其功尤偉。而虛懷雅量，尤有不可及者，余與公素無一面之緣，辛丑冬，奉命督漕，甫抵徐州，公偵知，即由南京來電，謂脾弱多病，兩江地大事繁，實難勝任，徒以時艱恩重，未敢懇辭，江南地方，自揣可照料，江北地面遼濶，界鄰數省，伏莽最多，實難遙制，特請余迅速到任，督率鎮道府縣，嚴辦冬防，以懾賊膽，而鎮人心，如鎮道有不

率教者，儘可先行會銜奏參，緣同官一方，均有地方之責，切勿稍存畛域，一面嚴札鎮道，所有江北一切剿匪治河方略，就近請示漕帥辦理，不必遠道請示，輒轉需時，徒滋貽誤。公如此推誠相與，匪特鎮道服從維謹，即余亦不敢以客卿自居，蒞任一年，盜戢民和，爲淮上積年所未有。未幾而公在江督任內病故，余亦調任中州，回憶同舟共濟之雅，詎可復得，而繼任者遂難乎其入矣。」由此可見施世綸在漕督任上，懲治盜賊，是其職責所關，清代政制如此，而順天府尹以正三品陞漕督，亦可見是照例之陞階。到光緒二十九年，這個漕運總督缺就裁撤了，改爲江淮巡撫，不久又改爲江北提督。

從祥梅寺到潯陽樓

一月二十二日夜戲，錢金福、王長林合演祥梅寺，楊小樓、高慶奎、金碧艷、侯喜瑞、蔣少奎、范寶亭合演全本潯陽樓。祥梅寺係殘唐五代，黃巢造反的故事，錢金福飾黃巢，勾油紅三塊瓦臉，面貼金錢，兩眉相連，所謂眉橫一字，王長林飾了空和尚，於聽到偷油鬼說是黃巢造反，先拿了空和尚開刀的話，嚇得到處躲藏，鐘鼓二樓，俱認爲不妥，最後藏在廟前柳樹內，反被黃巢一刀殺死。這齣戲中，黃巢看的是架子，了空看的是工夫。了空上殿參佛，伏地三拜，然後撞鐘播鼓，鐘鼓先俱不響，等到住手，反而響了起來，他口裏隨着念，「鐘也不響了」，「又響了」，「鼓也不響了」，「又響了」，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。繼而黃巢進廟，見到了空，按劍而

視，了空驚懼，兩人走圓場，一高一低，了空一步一個轉身，步步相隨，嚴實合拍，被黃巢踹搶背，蹲在地上，臉衝臺下，兩頰哆嗦，俱是崑丑的動作。他求黃巢免用他開刀，黃巢答允，叫他躲好，於是黃巢起兵，他上鐘鼓二樓，先說「這裏好，這裏妙……」等到稍一尋思，又覺得不妥，下來另換地方，又說「這裏不好，這裏不妙……」。上樓下樓，全帶身段，掄起兩隻肥袖，雙足高蹈，結果看到廟門外有一棵空心大柳樹，料着黃巢不會在廟門外邊動手，藏了進去，那知黃巢垂念了空，不肯入廟搜索，就用廟前的柳樹開刀，沒想到滾出一個和尚頭來。錢金福演此戲時，未起兵前，進廟穿藍褶子，掛寶劍，起兵後入廟，有時穿黃蟒，仍掛寶劍，用劍劈樹，即念「……孤家倒有留僧意，混唐寶劍不肯留。」有時紮黃靠，手執大刀，用刀削樹，就念「……混唐寶刀不肯留。」這齣戲裏，因爲了空和尚有許多多的身段，所以是科班裏崑丑的開蒙戲，在楊鳴玉以後，以陸金桂資格爲最老，是勝春奎科班出身，後來郭春山是小榮椿科班出身，全都趕上楊明玉的傳授，陸金桂陪着何桂山，郭春山陪着李壽山，也都唱過祥梅寺。陸金桂的崑丑戲，確是地道，一齣「回營打圍」的太宰話，到老都爲人所推重。

潯陽樓是水滸傳上宋江的事，本來宋江的戲很多，全本叫「宋十回」，這次由高慶奎把幾齣戲連在一起，由赤髮鬼劉唐下書起，接烏龍院，坐樓殺惜，宋江充軍發配，到了江州，在潯陽樓上題反詩，隨後裝瘋吃屎，以至問斬，由梁山好

漢規法場爲止。楊小樓也如同從前在春秋配和英杰烈裏飾張衍行、皇甫剛一樣的成心捧角，抬舉高慶奎，給他配了個監斬的武將，出場最晚，扮相以及起打，都差不多如同嘉興府裏的總兵陳殿勇，雖然不是累活，可是借重他的身份，無形中就這齣戲給抬起來了。

改名永勝社後人事

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八月十三日夜戲，楊小樓戲班又改組，取名永勝社，從此這個班名，就一直用到他身故，也沒有再另換過，祇是班裏的生旦人選，時時更迭，總是短時期的合作，甚至臨時拉角，而且出演的日子也不多，這天楊小樓在大軸演的連環套。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一月一日明星戲院夜戲，前場是黃潤卿演鴻鸞喜，劉宗揚演定軍山；王幼卿、楊寶忠合演南天門；楊小樓、錢金福、許德義、王長林合演全本江都縣。劉宗揚是劉硯芳之子，初習武生，學楊毫無足取，尤其身體瘦小，扮艷陽樓的高登，簡直像大個兒「托吼」，中氣又不足，唱念起來，全不是味，只好改行唱老生，到底也沒有成就，在楊小樓身故以後，他不久也夭亡了。王幼卿是王鳳卿之子，本唱老生，後來倒嗓，歇了幾年，「小嗓兒」出來了，就此改唱青衣，跟着王瑤卿學，把他的唱做全學會了。全本江都縣，就是惡虎村加前場，「議事」、「酒樓」、「辭差」，在酒樓上，黃天霸有不少句的唱工，加了這幾場，可以知道尋常唱惡虎村，黃天霸出場唱「離了揚州江都縣」的來源

。這天是初次排演，從此時起，楊小樓就注意專排新戲了，因為在那個時候，四大名旦，各有各的私放本子，就連老生行如馬連良、高慶奎、言菊朋，也都是或排老戲，或編新戲，以資號召，還有武生向和玉，也搬出許多老本子武戲來唱，楊小樓有鑒於此，未敢後人，先拿出這本江都縣來試一試臺下的反應，果然上座不錯，於是他接二連三的排新戲，總共有十餘齣之多。

一月十一日開明戲院夜戲，又排出老戲「取桂陽」，這天戲碼是侯喜瑞演青風寨，邱富棠演無底洞，劉宗揚演南陽關，楊小樓、王幼卿、黃潤卿、許德義、王長林合演取桂陽。取桂陽係劉先生派兵掠四郡的故事，明人有四郡記傳奇，即包括此節在內。當初程大老板在三慶班排演過全本三國志，由馬跳檀溪、三顧茅廬起，接着博望坡燒屯，是孔明初出茅廬第一功，以下直至赤壁鏖兵，華容攔曹，包括十幾齣戲，全都加上場子，連接起來，每年在年底封箱的時候，擇出一段來，連唱四天，也不細寫戲名，統名全本三國志。在華容道以後，又接着排過四本取兩郡，也常在封箱時分四天唱完。這齣取桂陽，是在取兩郡以後的故事，就是三國演義上第五十二回，趙子龍智取桂陽，那一段情節。桂陽與長沙、武陵、零陵為四郡，據劉先主傳，南征四郡，武陵太守金旋、長沙太守韓玄、桂陽太守趙範、零陵太守劉度皆降，明人傳奇，據此演繹而成。亂彈中祇有取桂陽、取長沙、取武陵三齣，但不能連演，各自為首尾，因為取桂陽以趙雲為主，是武生的戲；取長沙以關公為主，黃忠為輔，屬於紅生及

武老生的戲；取武陵以張飛為主，屬於武淨的戲，所以從來均是單折演出，而不能與取兩郡相接。取桂陽中趙雲發兵的時候，坐「正場椅」，此為任何戲中趙雲所未有的場面，趙雲出身偏裨，直到空城計的時節，雖已頭戴帥盔，仍是孔明帳前四將，侍立兩廂，從來不曾坐過正場椅，祇有這齣取桂陽，是他領兵出征，身為統帥，坐了這麼一次正場椅。桂陽太守趙範，是王長林扮的，戴龍頭盔，戰敗投降，認趙雲為同宗，見趙雲英勇，尚無家室，想把他寡嫂樊氏，許配趙雲，令樊氏於席前相見，為趙雲所峻拒。此情節係根據演義而來，在這樣一齣大武戲裏，添出這些旖旎風光，極易使場子變得鬆懈，楊小樓演來，做工道白，處處顧到戲中人物身份，反而顯着緊湊，戲在人唱，名手自是不凡。

裘桂仙尚和玉技藝

一月十三日第一舞臺義務夜戲，除了前三齣以外，就是全本紅鬃烈馬，最後全班反串叭蜡廟，所有各齣角色的搭配，可算盡善盡美。其戲碼是：大同廟（裘桂仙）、馬鞍山（時慧寶）、收關勝（尚和玉）、彩樓配（王琴儂）、三擊掌（陳德霖、劉景然）、探寒窰（王幼卿）、投軍別窰（李萬春）、悞卯三打（周瑞安）、趕三關（馬連良、朱琴心）、武家坡（余叔岩、程艷秋）、算軍糧（荀慧生）、銀空山（王鳳卿、小翠花、朱素雲）、回龍閣大登殿（楊小樓、梅蘭芳、尚小雲、龔雲甫）、叭蜡廟。

裘桂仙是幼年入雲酥堂朱雷雲家為徒，早於

梅蘭芳，小名叫做桂官，習花臉，拜過何桂山為師，先在小洪奎科班借臺練習，後來搭小天仙科班，中年噪敗，改拉胡琴，在光緒三十年挑入昇平署充隨手，至三十三年，慈禧太后傳旨，着他上場唱戲，從此恢復了伶籍。時慧寶是綺春堂時小福之子，習老生，學孫菊仙，馬鞍山是伯牙摔琴的故事，多年沒人動過，已經成了冷戲。尚和玉是外縣久和成科班出身，習武生，入京從俞菊笙內弟張玉貴改習俞派，曾經俞菊笙指點，與楊小樓並傳俞氏衣鉢。但在京時少，常走外埠，此次回京，即未再離開。其所擅長為正工武生，與楊小樓戲路相同，故二人甚少機會同場演出，祇有一次在義務戲中，金花聚妖一場，楊小樓飾蜈蚣精，渠飾蠍虎精，臉譜精細，工架大方，堪與楊小樓相伯仲，可惜就是嗓音嘶啞，念白沒有楊小樓那麼響亮，為美中不足。收關勝中，水戰一場，穿高底靴，由桌上翻下，極見工夫。王琴儂是安義堂王儀仙之子，王儀仙也是綺春堂時小福的徒弟，琴儂習青衣，曾拜陳德霖為師。

這齣紅鬃烈馬，由彩樓配起，直至回龍閣，又名「薛八齣」，在從前京班裏，常演的是彩樓、擊掌、探窰、趕三關，武家坡那時叫做跑坡，回龍閣那時寫做回籠鴿，共有六齣。別窰三打，很少有人演，可是在上海，這齣別窰曾經風行一時，算軍糧是椰子戲，二黃班本來沒這一節，最近才翻過來。二黃班原來祇有回龍閣，而不稱大登殿，在椰子班裏，纔寫作「算糧登殿」。二黃班到是時常演銀空山，那裏邊的高士繼，還特別要好的小生來扮，朱素雲扮這個脚兒，向來是有

名的。早年回龍閣是寫作回籠鵲，是因為薛平貴放回鴿子向西涼代戰公主搬取救兵的原故，所以薛平貴在簾內唱的倒板是「長安城內把兵點」，後來寫成回龍閣，就唱「回龍閣內把衣換」，成了龍樓鳳閣的意思。這齣薛平貴是王帽老生，屬於奎派，楊月樓當初即常唱此戲，楊小樓入宮供奉，戲目上也有這一齣，就寫作回龍閣了，是戲目上僅有的一齣老生戲。奎派唱「薛平貴也有今日天」的「天」字，是乾躁，不加花腔，與打金枝裏唐王唱的「景陽鐘三響把王催」的「催」字一樣，楊小樓唱來，滿宮滿調，的是奎派的風味。那天梅蘭芳扮王寶釧，尙小雲扮代戰公主，兩人合唱十三咳，俱不示弱，全力以赴，唱完了這句，不得由互作會心的一笑。大軸反串帆船廟，是楊小樓的張桂蘭、梅蘭芳的黃天霸、余叔岩的朱光祖、芙蓉草的褚彪、諸如香的施公、郝壽臣的小張媽、龔雲甫以剛纔的王太夫人變成了費與兒。那天楊小樓跟梅蘭芳開玩笑，報名時自稱「福芝芳」，梅蘭芳不由得一怔，臺下報以哄堂大笑。

余叔岩程艷秋過節

還有那天余叔岩與程艷秋兩人合唱武家坡時，余叔岩唱到「八月十五」一段的對口，把「到哇也安寧」的寧字拖過中眼，程艷秋就此脫板，因此程艷秋認為余叔岩是「陰」他，始終心存芥蒂，使得余叔岩百辭莫釋，後來且角多曉得余派有此一手，於是大家唱到此處，特別小心，這也是此次義務戲中一段小小的插曲。

一月二十一日開明戲院夜戲，余叔岩三次與楊小樓合作，加入永勝社，王幼卿演六月雪，陳德霖演孝義節，余叔岩演定軍山，楊小樓演連環套。

三月二十八日夜戲，計艷芬演鴻鸞喜，王幼卿演女起解，楊小樓、余叔岩、田桂鳳、錢金福、侯喜瑞合演戰皖城。計艷芬是斌慶社科班出身，藝名小桂花。戰皖城依然是余叔岩扮張繡；楊小樓、錢金福為配典章、許褚；侯喜瑞配曹操，惟花旦缺人，臨時又搬出老角田桂鳳來，串演一次。他這齣戲的鄉氏，可謂斷輪老手，當初陪着楊月樓、譚鑫培全都唱過，不止一次，思春一場，鬧耗子的時候，做工表情、細膩萬分，足為此戲增色。田桂鳳是天津科班出身，來京時正值譚鑫培組同春班，邀集加入，兩人輪演大軸，一齣玩笑戲，能夠唱在譚老板的後面，準保壓得住座兒，絕不半路「起堂」，能說不是真本事嗎？他們兩人合作的時間最久，由同春而三慶，而同慶，直到同慶班的末期，纔換了水仙花，水仙花即郭際湘，是小天仙科班出身，藝雖不弱，可沒有他的那份兒魔力了。

四月十八日夜戲，計艷芬演貪歡報，許德義演取金陵，錢金福演蘆花蕩，楊小樓演艷陽樓，余叔岩、王幼卿合演全本一捧雪，由搜盔起，至法場止。

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戲，王榮山演戰樊城，鐵林甫演岳家莊，邱富棠演泗州城；王長林、馮蕙林、諸如香合演跑驢子；余叔岩、裘桂仙、郝壽臣合演失街亭；楊小樓、許德義、劉硯亭合演狀

元印。王榮山藝名叫做麒麟童，他用這個名字早於周信芳。鐵林甫是北京春陽友會的票友，有點兒「點腳」，唱窮生戲很好，余叔岩在倒嗓的時期，常到春陽友會去用功，與鐵林甫等人曾在一起唱。春陽友會的票友中最著名者，據記憶所及，有打鼓樊棣生、花臉胡井伯、銅錘張小山、刀馬且章小山（學玉瑤卿）、花旦兼刀馬且林鈞甫、青衣樊杏初、楊蘭亭（俱學陳德霖）、老生秦蝦菴（唱奎派）、余叔岩（唱譚派）、小生全硯平（即關醉蟬，為奎俊字樂峯之子，本在南月牙票房）、鐵林甫。春陽友會經常在崇文門外東大市浙江慈谿會館彩排，所以被人簡稱為浙慈館票房。馮蕙林是佩春堂章麗秋家的徒弟，唱小生，與崑且喬蕙蘭為同門師兄弟。諸如香是絢春堂姜雙喜家的徒弟，與老生陳葵香為同門師兄弟，兩人均會搭入小吉祥科班。跑驢子是六十種曲中震箋記裏的情節，不過王長林這個本子是得自老票友毓鼎臣，又在「今樂考證」書裏有一齣花都時劇「張麗蓉探府」，恐怕王長林演的這齣，就是那本時劇，而非崑曲之舊。郝壽臣曾拜李連仲為師，初在三樂科班登臺，以得到好憤而辭班改業，晚年始又登臺出演。

暗下毒手違規梨園

楊小樓那天唱狀元印，有一件極不愉快的事發生，就是許德義因為錢金福老病，不能扮赤福壽，應當由他遞補，那知後臺老板劉硯芳，欲以此缺昇其兄劉硯亭，於是遷怒到楊小樓，他雖然已經搶着扮赤福壽，可是還餘怒未息，在臺上

趁着常遇春有一個退步在赤福壽腋下躡過時，他本來是舉着大槍的，此時不但不高抬右臂，反而儘量壓低，同時用左手將楊小樓的紫巾抓住，楊小樓大約以為是掛住紫巾上的絨球，自恃盜頭勒得很緊，不虞脫落，至多拉掉幾個絨球，無大關係，所以仍在用力向後縮頸，那知許絕不放手，兩人往返掙扎者三數次，在旁人看着，也好像是紫巾的絨球掛住了許的靠膀，他還是好意幫助摘下來，實則是在那裏暗中下手。等到他放手的時候，想是他已覺得紫巾被拉脫了，所以行所無事的向前邁步，而楊小樓於其右腋下退出，正在挺身之際，紫巾已經掛在左耳的旁邊，雖未曾整個兒的舔頭，可是也無法接着起打，只好草草下場。那天筆者正坐在下場門包廂裏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，楊小樓的紫巾確是被他用手拉下來的，至今此印象猶新，當時會覺得他的舉動離奇，不知是何用意，正在詫異，不一會兒的工夫，後臺傳出這段新聞，纔恍然明白他是早存此暗算之計，這種陰險毒毒的行爲，實在是犯了梨園行的班規。從這天起，許德義算是被辭退了，楊小樓這齣狀元印也從此掛起來了，而余叔岩更放棄合作，脫離了永勝社，並且決計退出歌壇，迄未再演過營業戲。

民國十八年(一九二九)六月七日華樂園夜戲，吳彩霞演桑園會；傅小山演巧連環；高秋顰演貪歡報；譚富英、裘桂仙、侯喜瑞合演失街亭；楊小樓、羅福山、郝壽臣合演初次新排陵母伏劍。譚富英是譚鑫培之孫，譚小培之子，在富連成科班坐科六年，於民國十二年滿科。羅福山是

青衣醇和堂羅巧福之子，丑角羅壽山之弟，唱老且，能戲甚多，如寧武關的周母，八大錘的娘娘，均爲拿手。陵母伏劍是西楚霸王招降王陵的故事，記得也是通俗教育會編的本子，王陵係武老生，前半截與霸王交戰，有幾場起打，時項羽圍漢高祖於滎陽，見王陵勇武，欲招降爲己用，乃暗自彭城劫陵母來營，綁置陣前，以劍加頸，使與陵會面，陵痛不欲生，幾將降楚，幸陵母曉以大義，言畢即自己伏劍身亡，以堅其志，陵得助漢滅楚，此場有種種做工，深足動人。

八月三日第一舞臺夜戲：空城計(言菊朋、錢金福、裘桂仙)，大軸係演初次排出新戲野豬林(楊小樓、趙艷華、侯喜瑞、傅小山、遲月亭、艾雲飛、劉硯亭、茹富蕙)。言菊朋爲京旗人，以原名延某，遂冠漢姓爲言，由票友而下海。錢金福飾馬謖，爲架子花，規矩大方，民國二十六年春，楊小樓在東城隆福寺街福全館，張伯駒生日堂會，串演馬謖，即係由錢金福臨時給他說的，他本來是沒有這齣戲。野豬林中，楊小樓飾林冲，趙艷華飾林妻，侯喜瑞飾魯智深，劉硯亭

飾高俅，茹富蕙飾高世德，傅小山、艾雲飛飾董超、薛霸，遲月亭飾陸處候。此戲爲清莊親王後裔清逸居士所編，全劇名林冲發配，共四本，第一本爲野豬林，第二本爲山神廟，第三本即夜奔，第四本爲火逃王倫。野豬林情節，全依水滸傳第六回第七回故事，包括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在內，林冲發配時，其妻追蹤送別，兩人相倚做身段，林冲唱快板，完全套戰太平路子，但此唱法，只初次演時，用過一次，以後即刪去，從此就通場只唱散板了。

八月四日第一舞臺夜戲：宇宙鋒(趙艷華)、鬧府(言菊朋、錢金福、裘桂仙)、山神廟(楊小樓、趙艷華、侯喜瑞、茹富蕙)。山神廟即二本林冲發配，用水滸傳第八回第九回故事，其風雪山神廟一場，用五彩電光，林冲披蓑衣，走邊，唱崑曲，身段佳妙，惜只演此一次，以後絕未再動過。而且第四本火逃王倫，亦因打算用王長林飾王倫，後來王長林患病，不久身故，未能排出，至爲可惜。

中外文庫
之三十七

彩虹

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。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定價台幣一百二十元優待「時代文摘」及「中外雜誌」讀者祇收90元。